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党性篇①

“大公有私”是谬论

湖北日报评论员 谈牧



蹲下来，建设更全面的儿童友好

3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这份文件最醒目的变化，是少了“城市”二字——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扩展为“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范围从城市延伸至乡村，模式从阶段性试点转向常态化机制。

一次名称微调，标志着我国儿童友好建设进入新阶段。文件里还有个词值得关注：“一米高度”。真正的儿童友好，不能仅从成人视角出发，要求社会管理者具备“蹲下来”的谦卑与细腻，用孩子的感官去丈量世界。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能解决儿童的困境，实际上也是在修补整个社会在人性化设计上的一些短板。

生活中，家长和孩子经常遇到一些非常琐碎的“不友好”。去景区买票，孩子刚过六岁，身高蹿到1.21米，卡在免票线上一厘米；公共卫生间洗手台过高，孩子够不着；没有第三卫生间，异性家长带孩子如厕难；推着婴儿车出门，很多路段无法顺利通行；对儿童天性的容忍度低，孩子的玩耍权和自由空间被压缩……

比起城市里的显性不便，乡村与特殊群体儿童的“友好缺口”更值得警惕。留守儿童常年监护缺失，放学后无人看管；流动儿童跟着父母辗转城市，入学门槛像一道无形的墙。儿童友好，在城乡之间、群体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温差”。无论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每个孩子都应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的城乡规划、公共服务乃至法律法规，都应当具备这种“蹲下来”的长效机制。

“儿童友好”并非新概念，源于1996年联合国儿基会与人居署的联合倡议，全球已有数百个城市参与。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截至2025年底，已有116个城市开展试点，覆盖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五年探索，积累了经验，也暴露了局限。硬件建设快马加鞭，软件服务相对滞后；城市投入力度较大，乡村建设明显薄弱。此次《意见》的发布，正是将试点经验升级为长效机制，把城市探索扩展为全域覆盖，让儿童友好变为一道城乡共享的风景。

今天的儿童，是明天的建设者。我们对儿童的态度，本质上也在预演国家的未来。当全社会都俯身倾听儿童的声音，把“一米高度”的需求放在心上，让每一颗童心都能被温柔以待，这份善意终将化作滋养未来的力量。

编者按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行动指引。今起，本版聚焦其中的重要论断、深刻论述，推出系列评论。

湖北日报评论员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有人说，现在不要讲“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是“大公有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为人民谋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姓“公”，任何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行为，都是对党的宗旨

和纪律的背叛。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应该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讲。

“大公有私”的论调，本质上是为私心杂念披上合理外衣，从而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如此奇谈怪论，产生的根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作祟，是理想信念滑坡，价值观扭曲。持此论者，妄图为自己不那么纯粹的行为盖上“遮羞布”，一边搞着明白装糊涂，一边为谋取私利预留空间。一旦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纯粹，甚至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就会败坏风气、损害公

信、贻误事业。党员干部的身份决定了在公与私、义与利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现实中，有的以公督谋私利，大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实则个人“贴金”；有的以公权徇私情，在选人用人上搞“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的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大搞权力勾兑。凡此种种，根源都在一个“私”字，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结党营私的表现。

如何对待公与私，许多优秀共产党员早已用行动作出鲜明的回答。毛泽东同志曾为自己定下“三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刘伯承元帅拒用公车送儿子上学，说“车是国家给我办公用的，家属不能随便

坐”。“樵夫书记”廖俊波经手无数项目，始终坚守廉洁底线，曾公开表态：“谁要是打着我的旗号搞工程，你们要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他们想得明白，划得清楚，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崇高境界。

今天的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更多，各种人情围猎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任何时候，公与私的楚河汉界不能模糊，纪律的红线不能松动，不能打着保障公职人员合法利益的幌子搞“大公有私”。把公私分明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操守，以如履薄冰的自律，以日日掸尘的自省，把“大公有私”的歪念扫地出门，把“大公有私”的精神融入血脉，做到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不为情所惑，行为的准星就不会偏离。

“顶好顶好的老太婆”为何让我们泪目

湖北日报评论员 付勤

“她是我心中顶好顶好的老太婆。”82岁的陈阿重老伯，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ICU外，紧紧握着老伴薛阿姨的手。

从去年11月底开始，陈阿伯为了探视因脑梗并发症住院的老伴，每日清晨4点半起床，从舟山市金塘镇出发辗转奔波赴院探视，整整105天，从未间断。3月13日，这场漫长的跨海探视带着遗憾告终。

“今生今世到此结束。”最简单的话语，说出最沉重的人生告别。这不是文学创作，而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相伴半生的爱人最深情的告白。

每隔一段时间，互联网上都会出现一颗来自平凡人的“催泪弹”。简简单单几句话，让无数陌生人在互联网另一端热泪盈眶。

“顶好顶好的老太婆”，来自岁月长河中点点滴滴的日常，是对爱人全部的认可与珍视，包含着半世纪共同生活的重量与温度。

50多年的相濡以沫，105天的跨城奔波，今生今世，有无数个清晨的粥饭，无数个黄昏的牵手，不是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而是白发苍苍时依然紧握的手。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关于爱情最动人的诗句，依然是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今生今世太短，短得装不下所有牵挂；今生今世又太长，长得要用一生学会说一句再见。这种排山倒海的感动，往往来自社会中极微小的个体。那些看似软弱或衰老的凡人，在面对生死、疾病、灾难、命运，或者面对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时，往往会展现出野草一样坚不可摧的韧性。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陈阿伯们用朴实无华的言语和行动告诉我们：哪怕一地鸡毛，哪怕终将离别，爱依然是我们对抗虚无的唯一武器。

爱让我们一次次泪流满面，又让我们一次次被温暖、被治愈。

当死亡让我们不得不分开，爱依然会比生命更长久。



时事绘

文明赏春莫煞风景

阳春三月，正是踏青赏花、亲近自然的好时候。然而，攀爬树枝围栏、肆意践踏草坪、占道扰民拍摄等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

不文明行为不仅折损了花木、破坏了公共环境，还容易引发磕碰、摔倒等安全事故。赏花是雅事，文明是底色。美景属于每一个人，花开得自在，人玩得舒心，才是最赏心悦目的春天。

(文/张双双)

扎根乡村4年，高校师生让农文旅“融”出新路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宜都市油榨坪村书写振兴答卷

“我们不能不在这儿，把乡村发展的难题集中起来，试一试解决？”2022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实践团队站在宜都市姚家店镇油榨坪村的田埂上，说出了这句话。

这一试，就是4年。

4年来，学院选派7名党员博士教师接力全职驻村，学生辅导员徐纯、张哲

带领车晓兰、刘群等50余名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累计驻村服务300余天，这份牵挂与坚守从未间断，不少毕业学子即便离校，仍通过助农直播间持续为村里发展添砖加瓦。

学院党委书记田野感慨地说：“高校师生以专业赋能乡村发展，既助力民生改善，又让师生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生动践行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进村调研：看见乡村的“痛”

来到油榨坪村之后，实践团队开始走在乡村调研的路上。

有的村庄，优质柑橘挂在枝头无人问津，只能以每斤几毛钱的价格卖给商贩；有的村庄，古法榨油技艺传承百年，却因为品牌而困守深山；有的村庄，青山绿水风光宜人，游客来了拍拍照就走，不会留下消费；有的村庄，年轻人大量外流，村干部拿着一沓发展规划却找不到人来落地。

20个村庄走下来，团队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类似的困境。他们渐渐看清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很多乡村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资源在“沉睡”；不是没有产业，而是产业太零散。有产品没品牌、有资源没业态、有发展意愿却没有运营能力——这三个“有”和三个“没”，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捆住了许多乡村发展的脚步。

“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能不能在油榨坪村，踏踏实实待下来，把这些问题的解法一个一个试出来？”团队老师张哲说。

走进油榨坪：从诊断到规划

油榨坪村是宜都市姚家店镇的一个普通村庄。和许多乡村一样，这里有自己的高光时刻，也经历了漫长的沉寂。

村口有一棵老樟树，树下老人们说，以前村里热闹得很，油榨坊里的香味能飘出好几里地。后来，年轻人出去了，老手艺没人学了，榨油坊的门也关了一半。

2022年，团队正式进驻油榨坪村。他们花了35天时间，把村里的角落都走遍了。因为没有统一品牌、没有标准化的品控，古法榨出的菜籽油只能当散装原料卖，价格上不去。古法技艺、三线遗址、自然风光这些资源，各管各的，串不起来。

“摸清家底之后，我们反而有了信心。”团队成员刘群说，“因为问题清楚了，就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基于这一诊断，团队为油榨坪村编制完成了《宜都市油榨坪村旅游总体规划（2022—2035）》。这份规划以农文旅融合为主线，对村庄的空间布局、产业定位、品牌建设、运营机制进行了系统设计。

跟投机制：从规划到同行

规划做出来了，谁来落地？

这是摆在团队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村干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大学生实践队调研村集体经济“豆腐坊”。

荷花盛开的时候，美得像画；还有一条九龙溪，从村中蜿蜒流过。

问题是，这些资源各在何处，谁也不挨着谁。全村耕地面积1800多亩，油菜种植面积600多亩，大多数农户还在靠商贩上门收购。因为没有统一品牌、没有标准化的品控，古法榨出的菜籽油只能当散装原料卖，价格上不去。古法技艺、三线遗址、自然风光这些资源，各管各的，串不起来。

“摸清家底之后，我们反而有了信心。”团队成员刘群说，“因为问题清楚了，就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基于这一诊断，团队为油榨坪村编制完成了《宜都市油榨坪村旅游总体规划（2022—2035）》。这份规划以农文旅融合为主线，对村庄的空间布局、产业定位、品牌建设、运营机制进行了系统设计。

部门想干事，但确实心有余力不足。他们有的是对这片土地的感情，缺的是运营的经验精力。如果团队把规划一交就走，这份规划的命运很可能和之前那些一样——锁进柜子。

“我们不能那样做。”团队负责人车晓兰说，“既然来了，就要把事情做到底。”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跟投。

所谓跟投，就是团队不仅出方案，还要出钱、出人、出技术，和村里一起干。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从“帮忙的人”变成“合伙人”。

经过几轮沟通，团队和村集体达成了一致：团队与油榨坪村集体单位宜都市油榨坪农旅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乡村农旅融合合作合同。村集体以资源、场地等作价入股，占股70%；团队以技术、IP、运营能力等人入股，占股30%。

这意味着，团队不仅是来“帮忙”的，也是来“创业”的。村庄搞好了，他们有收益；村庄搞砸了，他们也要承担损失。

“这种合作方式让团队和村庄成了真正的

利益共同体。”油榨坪村党支部书记邓少杰说，“学生们不是来帮忙的，是来创业的，是来真正帮助村庄发展的。”

合同签订的那天，团队成员心里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忐忑的是，从那天起，他们的命运就和这个村庄绑在了一起。

深耕四年：让承诺种在土里

从2022年到2026年，团队在油榨坪村持续深耕了4年，推动规划一步步变成现实。助力获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团队协助下，油榨坪村系统推进农文旅融合建设，村庄面貌和产业发展获得认可，在2023年6月成功获评2022年度湖北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如今的油榨坪，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成为周边村庄学习的样板。

建成研学基地。依托古法榨油技艺和三线建设遗址，团队协助村庄建设研学基地，开发研学课程。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古法榨油技术，听老人讲述三线建设的故事，深入红色山洞感受那段历史。研学基地建设后，多次接待来自宜昌、武汉等地的学生团队。未来，还将继续与周边村庄合作，丰富课程内容，带动共同富裕。

培养本土人才。团队最上心的事，是培养“带不走的人”。他们建立了一套“手把手教学+实战演练”的培训机制，面向村民开展各种技能培训。客户来了怎么接待？村里的事情怎么管理？这些看起来不大不小的事，团队一件一件教。4年下来，多名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已经能够独立承担产品讲解、客户接待等工作。

“以前村里搞项目，大家都等着看，看上面能派多少钱、能派多少人。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开始想自己能干点什么。”一位村民说。

引入外部资源。一个村庄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团队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帮油榨坪村“搭桥”。桥搭给谁？一是搭给周边的村子。团队主动沟通协调，推动油榨坪村与周边村落建立合作，资源共享、客源互通。二是搭给高校。他们组织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生来村里开展专题培训，内容涵盖乡村旅游运营、新媒体传播等。三是搭给自己。团队带着问题出去学习，先后去了神农架国家公园、荆门市陵川等地考察，每次回来都会开分享会，把学到的东西变成能落地的办法。“我

们每次出去学习，都会带着一个问题——这个经验能不能在油榨坪落地？怎么落地？”团队成员高明宇说。

变化：发生在心里

4年的深耕，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变化。村集体收入增加了，村容村貌改善了，但这些看得见的变化，在团队成员眼里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人心里。过去村里搞项目，不少村民是“等靠要”——等着政府给钱，靠着干部推动，要个低保指标。现在不一样了，村里再搞什么事，开始有人主动问“我能投什么”“我能学什么”。

邓少杰说，实践队来之前，村里不是没想过发展，但总觉得办法人手、缺办法。他们来了之后，不仅带来了办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股劲。“他们那股认真劲儿，感染了村里很多人。”

4年的实验，正在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团队已经与相邻的黄莲头村、张家冲村、长岭岗村、新桥河村签署了合作协议，准备把油榨坪的经验向周边复制推广。

从一村到四村，从单点突破到连点成线，这场实验的边界正在一点点拓宽。

但团队很清楚，经验可以复制，但方法不能照搬。每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到了新地方，还得从头调研，从头诊断，从头规划。

“我们不是要高一个标准化的模板，而是想探索一种可生长的模式。”车晓兰说，“这种模式的核心，不是我们给村里带来什么，而是我们和村里一起长出什么。”

感言

从多村调研到一村深耕，从诊断规划到深度参与，这群大学生用4年时间，在油榨坪村做了一场实验。

这场实验验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乡村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价值需要被看见、被激活、被运营。这场实验践行了一个简单的承诺：不是过客，是合伙人，是践行者。

“大学生进村搞产业，新农人回乡奔小康。”4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可是，对于一个村庄、一群年轻人来说，4年种下了对乡村的信心；长出了乡村发展的无限的可能。

文/图：戴发山 焦健